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十一則 黨都司死梟生首

農家祝歲，必曰有秋。何以獨說一個『秋』字？春天耕種，不過菜、麥兩種，濟得多少？若到四五月，夏天耘耨時節，遇著天雨久滂，大水淹沒，或天晴亢旱，苗種乾枯，十分收拾便減五分也還好，趁著未立秋時另排苗秧，望那秋成結實。若到秋來，水大不退，旱久無雨，這便斷根絕命，沒得指望。所以豐年單單重一『秋』字。張河陽《田居詩》云：『日移亭午熟，雨打豆花涼。』寒山子《農家》詩云：『紫雲堆裡田禾足，白豆花開雁驚忙。』為甚麼說著田家詩偏偏說到這種白豆上？這種豆一邊開花，一邊結實。此時初秋天氣，雨水調勻，只看豆棚茂盛就是豐熟之年。可見這個豆棚也是關係著年歲的一行景物。當著此時，農莊家的工夫都已用就，只要看那田間如雲似錦，不日間『污邪滿車』、『穰穰滿家』是穩實的。大家坐在棚下，心事都安閑自在的了。若是荒亂之世，田地上都是蓬蒿野草，那裡還有甚麼豆棚？如今豆棚下連日說的都是太平無事的閑話，卻見世界承平久了，那些後生小子卻不曉得亂離兵火之苦。今日還請前日說書的老者來，要他將當日受那亂離苦楚從頭說一遍，也令這些後生小子手裡練習些技藝，心上經識些智著。萬一時年不熟轉到荒亂時，也還有些巴攔，有些擔架。眾人道：『有理，有理。我們就去請那老者。』卻好那老者是個訓蒙教授，許久在館未回。這日乘著風涼，回家探望。眾人請來棚下坐定，就道：『老伯多時不在，覺得棚下甚是寂寞。雖有眾人說些故事，也不過博古通今的常話。老伯年齒高大，聞得當年曆過許多兵荒離亂之苦。要求把前事敘述一番，令小子們聽著，當此豐熟之際也不敢作踐了五穀，蕩壞了身軀。』老者道：『若說起當初光景，你們卻唬殺也！記得萬曆四十八年，遼東變起。泰昌一月短祚，轉了天啟登基，年紀尚小，癡癡呆呆，不知一些世事。天下募兵征餉，被魏太監將內帑弄得空空虛虛。彼時的吵鬧還在山海關外，內地尚自平靜。不料換了崇禎皇帝，他的命運越發比天啟更低。遇著天時不是連年亢旱，就是大水橫流；不是瘟疫時行，就是蝗蟲滿地。兼之賦性慳吝，就有那不諳世務的科官，只圖逢迎上意，奏了一本，把天下驛夫馬錢糧盡行裁革。使那些游手無賴之徒絕了衣食，俱結黨成群，為起盜來。始初人也不多，不過做些響馬，邀截客商，打村劫舍。後來上官知道，遣兵發馬，護衛地方。這些盜黨或嘯聚山林，或團結水泊。那時若得一位有膽勇智謀的元戎出來招安，沒有在朝的官兒逼索他賄賂當道的上司，掣肘他事權，也還容易消滅的。不料國運將促，用了一個袁崇煥，使他經略遼東。先在朝廷前誇口說，五年之間便要奏功，住那策勛府第。後來收局不來，定計先把東江毛帥殺了，留下千餘原往陝西去買馬的兵丁，聞得殺了主帥之信，無所依歸，就在中途變亂起來。四下飢民雲從霧集，成了莫大之勢。或東或西，沒有定止，叫名流賊。在先也還有幾個頭腦假仁仗義，騙著愚民。後來所到之處，勢如破竹。關中左右地土遼闊，各州府縣既無兵馬防守，又無山險可據，失了池村鎮，搶了牛馬頭畜。不論情輕情重，朝廷發下廠衛，緹騎捉去，就按律擬了重關，決不待時。

那些守土之官權衡利害，不得不從了流賊，做個頭目快活幾時，即使有那官兵到來，乾得甚事。那時偶然路上行走，卻聽得一人唱著一隻邊調曲兒，也就曉得天下萬民嗟怨，如毀如焚，恨不得一時就要天翻地覆，方遂那百姓的心願哩。他歌道：「老天爺，你年紀大，耳又聾來眼又花。你看不見人，聽不見話，殺人放火的享著榮華，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。老天爺，你不會做天，你塌了罷！老天爺，你不會做天，你塌了罷！」四下起了營頭，枝派雖不記清，那名字綽號也還省得，如：大傻子劉通、王老虎王國權、老迴迴馬進孝、過天星徐世福、闖王高汝景、闖將李自成、沒遮攔閻洪、掃天王惠登相、平世王賀景、闖塌天韓國基、草天王賀一龍、混十萬劉國龍、活閻羅馬守應、一秤金牛成虎、虎拉海范世壽、賽金剛薛有功、紅狼劉希堯、巴山虎李園、草上飛徐世寶、紫金梁馮進孝、鬼子母董國賢、草裡眼孫仁、金翅鳥王國曜、曹操羅汝纜、九條龍郭大成、一斗谷孫承恩、獨腳虎劉興子、金錢豹柳夫成、莽張飛楊世威、蠍子塊白廣恩、八大王張獻忠、李公子李嚴、鄧天王鄧廷臣、閻王鼻劉越、雲裡虎張得功、三猴兒李超、老當家坤一魁。許多頭目在那沒有城池、鄉兵、寨堡的地方，兵馬一到，老小隨著俱行。憑著力氣，搶得驢馬，收得小子多的，就是管隊。凡四十歲以上，不論男婦一概殺了，只留十二三歲到二十四五歲上下的當作寶貝，或結義做弟兄，或拜認作父子。你道他營中為何不要那老成的？因他年紀大了，多有繫戀家小財產，恐生外心。惟是這些小夥子，奮著少年血氣，身家父母俱無罣礙，不知天高地厚。遇著打仗，不避利害，即使炮火打來，壞了前邊的，後邊的就湧上去。撞著堅厚城池，小子們拿著雲梯、遮陽、撓鉤、套索，搭著一個個扒頂而上。一日不破攻一日，十日不破攻十日。日間一隊一隊更翻攻打，夜間又有一班專扒地洞的，在於城壕一二里外，用著卷地蜈蚣、穿山鐵甲，繞地而進，或到了一兩個空隙，加上炮火，一聲炸烈，登時城牆倒塌，一擁入城。城內人民殺戮之外，剩下小子都率領而去。始初破城，只擄財帛婆姨；後來賊首有令，凡牲口上帶銀五十兩、兩個婆姨者即行梟示。殘破地方拋棄的元寶不計其數。有那貪心的只好暗地埋藏，記認明白，希圖日後事平，掘取受用。誰知性命不保，那裡輪得你著？日久埋沒，聽人造化而已。

所以彼時小子看得錢財如糞土一樣，只要搶些吃食、婆姨，狼藉一番。還有那忍心的，將有孕婦人暗猜肚中男女，剖看作樂。亦有割割人的心肺，整串熏乾以備閑中下酒。更有極刑慘刻如活剝皮、鑿眼珠、割鼻子、剝手腕、削腳指，煅煉人的法兒不知多少！只好粗枝大葉說些光景，叫人在太平時節想那亂離苦楚，凡事俱要修省退悔一番。前日有個客人從陝西、河南一路回到湖廣地方，遇著行人往往有割去鼻耳的，有剝去兩手的，見了好不寒心。後來見得多了，不甚希罕。更有一個受傷之人，說來人也不信。大凡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四肢有些殘缺，還不傷命；只那頸顛砍了，登時便死，沒甚麼法兒補救得的。

有個人卻在河南府洛陽縣地方荒村小鎮之上，偶然騎著牲口走到彼處，遇著疾風暴雨，無處躲閃，要借人家屋簷之下暫時避雨。不料大雨滂沱，到晚不住，只得要求人家屋內借宿。裡邊走出個老者道：「屋宇蝸小，不敢相留。須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。」那客人因天色漸晚，不便躉程，看見老者家裡尚有側屋二間空閑閉著，再三相懇。那老者道：「側房雖是空的，客官借宿何難？此中有個舍弟在內，不便同居。」客人道：「既是令弟單身在內，有何不便？」老者道：「窮途相值也是奇緣，但你見了不要害怕。」客人道：「我也在江湖上走了一二十年，隨你甚麼尊官貴客、窮凶極惡之人，何處不遇？怎便到你宅上就害怕起來？」嘴裡一頭說，腳下一頭走。將及側門，老者輕輕叩了一聲，裡邊響動，把門門拔脫，一手推開。客人隨著老者進內，猛然抬頭一看，只見門左側站著一個沒頭的人。那客人一見就大聲叫道：「不好，有鬼，有鬼！」口尚張著，未曾合閉，兩腳也就倒下地去。老者連忙扶起道：「預先我已說明莫要害怕，你也口強說道不怕，如何便怕到這個地位？」那客人呆了半晌，問道：「怎麼原故？」老者道：「你且坐定，待我慢慢說與你聽。」一手指著沒頭人道：「這個舍弟向在潼關賣布生理。前年被流賊一路追趕逃回，不料到家只離得三十里地面，卻被土賊從旁殺出，把舍弟一刀將頭砍落，倒在地上。夜間就有許多豺狼把死屍一半殘食。將次食到弟屍，那魂靈只聽得耳邊一聲喝道：『畜生快走！督陣功曹尚未查勘，如何就食！』少間卻見許多人馬簇擁而來，將陣上傷亡一一照名驗過。點到舍弟，簿上無名，換個簿子查看，乃是受傷不死，尚有陽壽四載。

次日舍弟心上卻就明白起來，將手摸那頭時，只有一條頸骨挺出在外。是夜我尚躲在村中僻處，卻聽見有人叩門，乃是舍弟聲音。荒村中又無燈火，只得從黑影子裡扶進屋內。他就將前村遇害緣故說得明明白白，挨到天亮，纔見是沒頭的；卻原來與沒頭的說了半夜。始初也吃了一驚，只見身體尚暖，手足不僵，喉嚨管內唧唧有聲，將麵餅、米湯茶匙挑進，約及飽了便沒聲息，如此年餘。近來學得一件織席技藝，日日做來，賣些錢米，到也度過日子。」客人聽見說得明白，心下方安。畢竟是那脫懼怪，一夜不敢睡著，到底是個「怕」字。這也是古今來的奇事，說做活人不得，說做死人也不得。如今再說一個分明是死人，到做了活人的事。此事卻在陝西延安府安塞縣地方，姓黨名一元。生平性子剛直，膂力過人，家業也極豐足。地方上有那強梁霸道的人做那不公不法的事，他也就去剪除了他。

凡有貧窮？難之人，他便捐費資財，立為提挈。遠近村坊俱感激他的義氣。一兩年，處處仰慕他的聲名，不減太平莊上柴大

官，鄆城縣的宋押司了。此時流寇尚未充斥，州縣地方聞有賊警，鄉紳士庶俱各糾集莊丁，措辦月糧、器械，以為固守之計。

上司又恐民間有不軌之徒乘機生變，也就上了一本：凡流賊蠢動地方，俱要舉一智力兼備之人在郡城立為都統，州縣立為團練，村堡鎮寨立為防守；俱各從公選舉，若纔行不足的，也就不敢擔當。那時朝廷公令雖嚴，世風惡保有前程的做官，尚要費許多資財，若沒前程的百姓，夢也夢不見了。不料時下有團練之舉，人頭上也就當做真正官職一般。彼時公道在人，地方紳衿保甲齊聲推薦黨一元堪當此任。文書申上，撫按司道即便發落，黨一元也就承其職任。凡一應城守事務，調停設備，俱各得宜，不在話下。『卻說延安府清澗縣也有個團練，姓南名正中，乃是鄉紳子弟，家業富厚，通縣稱為巨族。平日好弄槍棒，行些假仁仗義之事。只是心性好淫，見了人家美色婦女，卻便魂不附體，不論錢財，畢竟要弄到手方祝若論其素行，怎麼將團練舉他？因他平日專好結識市井無賴小民，地方村鎮稍有不平，便成群聚黨攪地翻天起來，依著他的行為方罷。故此地方上大大小小都是懼怕他的，背後起他一個綽號，叫做花花太歲。這個團練之職，除了此君，別人也不敢指望。』

一日吩咐人城外打掃演武廳，選了日子操練莊丁極早備了鮮明旗幟、鋒利刀槍，大吹大擂，擺列行五，一路整齊迎到教場內去。那些鄉民卻從來未曾見，有在市上住的，預先請了親眷住在家裡，門前垂了簾兒，看那行兵耍子。不料南團練坐在馬上，舉頭望進簾內，見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。團練即便勒住了馬，故意道：「前隊兵丁如何稀少？」忙叫營中字識取那冊來查點，吩咐地方速備圍屏公座，緊緊對著簾內。擺設停當，下馬坐定，叫那字識，逐名唱過。那團練一眼只射在簾內，做出許多身段賣弄風騷，到費了兩三個時辰纔到教場內去，也不過虛應故事，即便回衙。眠思夢想，正沒尋個頭路，卻有門下一個伴當頭李三，綽號叫做鐵裡蛀蟲，曉得本官意思，即便摘了兩朵玫瑰花，故意走到本官前道：「小的偶在前街張鄉宦宅內彩來，一朵進獻老爺，一朵進上奶奶。」團練道：「三四位奶奶一朵怎夠？」李三道：「這花不能多得，老爺只好送得意的一位奶奶戴罷！」團練道：「有甚麼得意的！昨日我到看見一個十分得意，卻難得到手。」李三佯作不知，問道：「住在何處？」團練就把簾內住處說知。李三道：「小的曉得了這是本縣儒學齋長朱伯甫相公之妻黨氏，就是黨團練的妹子。如何能夠到手？」團練道：「你為我設一計策，重重賞你！」李三貪著重賞左思右算，想了一回道：「容小的三日後來回話。」團練便欣欣笑道「我心裡如熱鍋上炒的螞蟻，恨不今日就來回說纔好！」李三隨口應著，即便走出宅門。打聽得朱伯甫平素好酒賭錢，李三就帶了幾十貫錢，尋到彼處，與他相賭。故意賣個撒漫，勾引著他去見那團練，往來卻好是三日。團練正在懷想之際，李三先進去附耳低聲，如此如此。團練一見朱伯甫果然是個酒糟頭沒葷的朋友，即便留茶，稱贊了許多，道舍下少一位幕賓相公。立刻備了齊整聘禮，即日起館。午後排了極盛酒席，與他痛飲，直到五更。朱伯甫心中十分快活，次日即將聘禮送與李三作酬。住了三四日，朱伯甫卻要回家說知，也就要料理些安家糧食。團練道：「我知兄有內顧，早已著人送去。若不棄我武途出身，就今日與老兄結義，拜了兄弟，尊嫂即請到舍下同住，豈不兩便？」伯甫乃是糊塗精鬼，即便應承，就叫李三到家與朱宅娘子說知。娘子道：「我前日在門首看見團練舉動輕狂，只怕到宅同住，卻是不便。不若我在城內舍親處覓間小房，與宅內相近些罷了。」李三見娘子如此說話，卻象有三分知覺的，若說得太緊，不肯進城，卻不誤事？只得含糊應允。一面備了車兒裝載些要緊家夥，到城中親眷處住下。團練看得光景十分寬緩，即便同了朱伯甫過門邀請。說是通家盟弟兄嫂，必要請見。朱伯甫也攛掇娘子出來見了。團練假裝出十分老成恭敬，黨氏不覺墮其術中，依他搬到宅內。供給周全，自不必說。卻就有些眉來眼去，黨氏也不在意。過了數日，李三卻遣妻子攜了酒盒，假以探望為由，吃酒中間露些風情說話。

娘於聽得不甚耐煩，不言不語。李三妻子只道娘子有暗允之意，乘著酒意將團練思慕、設局穢來之意，一一說個詳悉。袖中拿出一枝金鑲碧玉搔頭、白玉同心結一枚遞與黨氏。黨氏心知是計，也不推辭，且留在手中做個指證。即喚丈夫出來，商量早早脫身。無如伯甫口嘴肥甜，一心信道團練是個好人，反把妻子罵個不賢不慧，生出事來。黨氏無計可施，只得寫了一書，將前後情節通知哥哥黨團練處。』『黨團練聞知此信，怒髮衝冠，心下想了一想道：「三日後新總督老爺到任，他必同我一處迎接。」乘著空際，密密差了十數名伴當，帶了馬騾，相隔不過二百餘里，火速就到。進了南宅大門，門上牢子攔擋不住，直入花園之內，竟將娘於攙扶上馬。那酒徒朱伯甫尚在醉鄉，也不管他，竟自出門來了。宅內登時差人報與南團練知道，彼時就在接官亭上與黨團練爭嚷起來。同僚相勸尚未息口，李三一馬就跑到黨宅前後探聽娘子下落。南團練也不回家，帶了二三百個健丁，出其不意竟到黨宅把娘子搶了便行。黨團練路上聞知，即帶隨從不多兵丁，登時追去百里之外，狹路相湊，打了一仗。黨團練膽勇過人，反把南處人馬傷了許多。南團練無心搦戰，只抱著娘子先跑。娘於看見仍落賊手，披髮顛狂，罵不絕口。轉到陡險山坡，將身亂迸，馬忽驚跳，南團練手腳略鬆，娘子墮落重崖。可憐一個如花似玉之人眼見得粉黛玉碎，南團練抱恨不已。黨團練知道妹子全節而死，即在督臺下馬放告之日，寫狀並朱伯甫一齊告准。督臺看見狀上情節，拍案大怒，立刻差了八個旗牌找拿。南團練自揣罪孽重大，對頭又狠，後來收拾不來。平日強橫霸道慣的，向來原有反叛之心，今朝攆促攙來無計可脫。那鐵裡蛀蟲又在傍十分挑激，遂開聲道：「反了罷！」那些手下兵丁似虎如狼的一哄，就起先把本縣知縣殺了，劫了庫藏，燒了城樓。一路逢人就殺，怕殺的一路就跟隨了許多。提督早已知道，點兵發馬，就把黨團練加昇都司，差他領了二千兵丁，上前撲剿。南團練十餘日間就擁了六七千人馬，雖則人眾，其實難民居多。日間放槍，夜間又怕官兵趕來，晝夜不睡，卻都是疲倦的，怎當得黨都司奮勇當先？部下又是練熟人馬，一齊抄出小路，兩下撞著大砍一番，將南團練的兵馬殺了十之六七。負傷大敗，領了殘兵逃入深山躲避，整整餓了七日。不料李三起手之時，就將本城內所搶輜重帶了許多牛馬，前往流賊老迴迴營中，先已投順，做個家當在彼。聞得南團練被官兵殺敗躲在山中，即便請了五千賊黨，抬營前來接應。南團練得這救兵解了重圍，即投入賊營，做個前隊。』

黨都司得了大捷，督臺甚是喜歡。正在休息之際，忽報賊兵已抵界上，仍復疾忙披掛，領兵應敵。只見有賊兵千餘在前誘敵，黨都司不知是計，奮力追上。轉過樹林深處，四面盡是砍倒樹枝塞著去路，急待迴軍，那賊兵漫山遍野而來。黨都司逞著雄威，左冲右突，東擋西搪。雖則殺了多人，自己牌殺到西刻，終是氣力有盡，不料驀湊山凹之處，馬足一蹙墮落崖中。草窠裡伸出許多撓鉤，將黨都司網困縛而去。解到營內，正當老迴迴昇帳。遠遠望見解進，即便下位親解其縛，口口叫道：「哥哥，弟有罪了！」黨都司忠烈成性，怒目張牙，大聲罵道：「逆賊，逆賊！朝廷何負於你？如此跳樑，且又護庇淫惡之賊，無端擾害地方？大兵不日剿除，尚不知死！」張拳就打，卻被兩邊牙爪上前擠黨都司回身一肘，幾個掀翻。老迴迴喝道：「左右與我依舊捆了，發到剝皮亭上，就差南團練細細擺佈他罷。」南團練得了這句，就像奉了聖旨一般，換了一件紅袍，吩咐手下灑了公座。兩班牢子大聲喝起堂來，將黨都司挽進營來，要他下跪，黨都司挺身罵不絕口。南團練故意搖搖擺擺，做那得意形狀，上前數數落落。黨都司將自己舌頭嚼得粉碎照臉噴去。南團練掩了面口，復去坐在位上，罵道：「你如此性烈，如今插翅難飛，少不得受我磨折。」道言未了，那黨都司咽喉氣絕，覺得怒氣尚然未平。左右報道：「黨都司已死，手足如冰。」南團練徐徐走近前來，上下摸看，果然死了。忙叫左右備起幾桌酒席，請了許多弟兄，開懷吃個得勝之杯。一邊叫人將黨都司騎的馬攆將過來，扶他屍首坐在馬上，那口雁翎刀也插在他懷裡，然後大吹大擂起來。南團練手持一杯，走到黨都司屍前罵道，「黨賊，你往日英雄何在？今日也死在我手！」將酒杯往他臉上一澆，依舊轉身將往上走。口中雖說，心下卻不堤防。不料那馬縱起身來，將領鬃一抖大嘶一聲，黨都司眉毛豎了幾豎，一手就把懷中所插之刀掣在手內。兩邊盡道：「黨都司活了！黨都司活了！」南團練急回頭看時，那雪亮的刀尖往上一幌，不覺南團練之頭早已落地。眾人吃了一諒，黨都司僵立之屍纔仆倒在地。那馬猛然一躍而起，冲出營門，正撞李三騎馬回來，卻當面一口把李三咬翻在地，心頭踢了幾踢，眼見李三已死，那馬即跳了幾跳也就死了。眾人盡道：「忠臣義士之魂至死不變，說已死了尚且如此，英靈報了仇去。這個人比那死作厲鬼殺賊更爽快許多了。」老迴迴看見英魂如此猛烈，也就退兵而去。後來世界平盡，屢屢顯靈，至今蓋個廟宇，香火不絕。起初說的是活人做死人的事，這回說的死人做活人的事。可見亂離之世異事頗多。

彼時曾見過亂世的已被殺去，在世的未曾見，所以淹沒，無人說及。只有在下還留得這殘喘，尚在豆棚之下閑話及此，亦非

偶然。諸公們乘此安靜之時，急宜修省！」眾人聽罷，俱各凜然，慨嘆而散。

總評人能居安思危，處治防亂，雖一旦變生不測，不至錯愕無支。明季流賊猖狂，肝腦塗地，顛連困苦之情，離奇駭異之狀，非身歷其境者，不能抵掌而談。至於姦淫、忠義，到底自有果報。如南團練以縱淫謀叛，黨都可以血戰被擒，邪正判然矣。不意狹路相逢，陷落仇人之手。小人得志，將欲抒宿恨以博新歡。誰知精靈閃爍，乘此扶屍數罪之時，即死斷生顛之舉，天之報施忠佞，果若是其不爽耶！乃知世間盡多奇突之事，人自作井底蛙耳。得此敘述精詳，一開世人聾瞽耳目。